

俗世的朝圣者

—— 奥古斯丁人性论探讨

Pilgrim Dwelling in the Earthly World:
A Research in Augustine's Teachings on Human Nature

○对于爱思考的人，“人是什么？”
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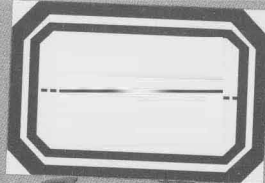
○哲学家们常常竭思冥想，然而对此
的每一个断言，都包含着矛盾，因
此，说“人总是他自己的一个最为
烦恼的问题”并非言过其实。

○面对人的终结性问题，走来了一位
伟大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

张 涵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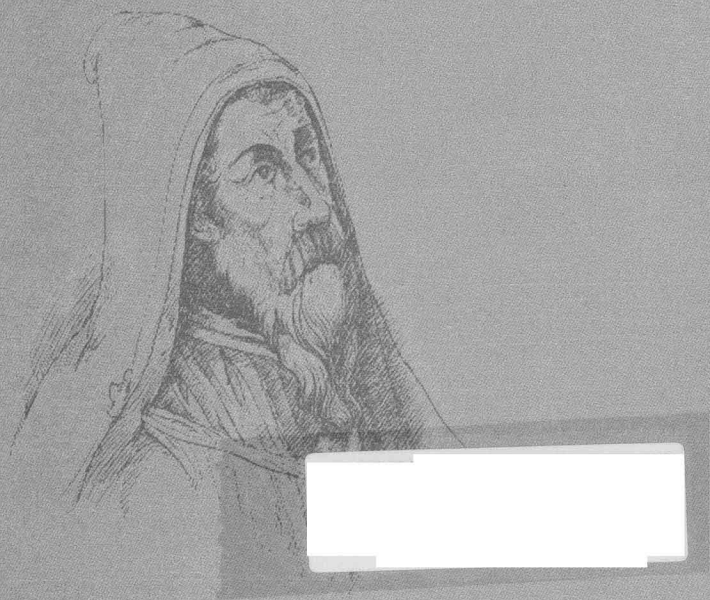


俗世的朝圣者

—— 奥古斯丁人性论探讨

Pilgrim Dwelling in the Earthly World:
A Research in Augustine's Teachings on Human Nature

张涵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俗世的朝圣者:奥古斯丁人性论探讨/张涵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10

ISBN 978 - 7 - 5426 - 4409 - 1

I. ①俗… II. ①张… III. ①奥古斯丁, A. (354~430)—人性论—思想评论 IV. ①B503. 1②B82 - 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4028 号

俗世的朝圣者
——奥古斯丁人性论探讨

著 者 / 张 涵

责任编辑 / 黄 颖

装帧设计 / 程士元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20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409 - 1/B · 308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510725



序 言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谈到奥古斯丁便联想到他的原罪论。坊间不少由国人撰写的对奥古斯丁的解读,往往只依赖一些二手甚至是三或四手的数据,又或只匆匆一看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es*)一书的中译本便作出猜想,^①认为按照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奥古斯丁是主张人性本罪或人性本恶,基本是代表了西方,甚至整个基督宗教的根本立场,并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孟子的性善论,有着无可化解的矛盾。问题是,奥古斯丁的人性论是否单纯由他的原罪论所决定?

张涵博士这本专著,是由她的毕业论文改写而成,当中对奥古斯丁的诠释,是建基于她对大量的一手及二手资料的广泛阅读。本书从奥古斯丁的个人经历、哲学及宗教背景、对《圣经》以及早期教会的神学的承传、所涉及的神学争论,以及为基督教信仰的辩护等多个方面考察,从而提出奥古斯丁的“一元论的神学史观”,并否定那种二元的人性论。本书指出,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不仅肯定恩典与爱的先在性,更认为罪并非一种实体而是善的失去,更是确立一种动态的人性论,就是从“创造——堕落——拯救”此一过程或说救恩史的视角去看人性,相信人性是尚在发展中、是上帝正在完成中的作品。按照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对上帝之城及世俗之城的区分,二者的分别并非止于前者单爱上帝而后者单爱自己,因为《圣经》讲的“爱邻如己”并没有否定自爱;正如奥古斯丁提出的

① 顺带一提,此书名的中译《忏悔录》其实甚有问题,很容易导致对奥古斯丁的误解。查原文的 *Confessiones*,并不是局限于为自己的罪而忏悔,而是也包括对所信仰内容的告白,以及对上帝的称颂等;因此,译作“告白”或“认信”也许会更为贴切。同样的问题也见于对认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 c. 580 - 662)的中译,坊间不少中文书把 Confessor 译作忏悔者,正是出于同样的误解。

“爱的秩序”的观念所暗示,就是在世俗之城那里,并非没有爱,而是没有依循“爱的秩序”对所爱的不同对象作出合理的安排优次,因此违反了自然秩序并形成所谓的恶。然而,人作为上帝的创造是善的,并且有向善的倾向,而更重要的仍是,上帝的恩典拯救对人性有治疗的作用,可助人克服那违反或破坏“爱的秩序”的私欲。依此而言,人性的善恶并非单单地由生而有罪来定案;相反,更为重要的是上帝的恩典与拯救对于人性的渐臻完美所起的作用。本书之使用朝圣之途作为核心概念,正好突出此种动态的人性论。

本书对奥古斯丁的诠释,正好显示出那种将奥古斯丁的人性论化约或等同为他的原罪论,并将奥古斯丁的人性论定型(stereotype)为性恶论的论调,是何等的不足,甚至误导。张博士对奥古斯丁的人性论的诠释,不是将人性孤立来考虑,更不是把人性还原为原罪论;这种诠释并不是要否定奥古斯丁的原罪论,而是把它放在奥古斯丁的整体思想这个更为宽广的框架中,看到人性并非单由罪来定义,而是应该放在上帝经世活动此一脉络来思考。这种思路与当代一些神学家之主张可说是互相呼应,就是不应将拯救论从属于人性论,而应该视拯救论从属于上帝论。^①

对于张博士这种对奥古斯丁诠释,正是英雄所见略同。笔者曾经提出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自辩或忏悔,也不是对幽暗心灵的探索,而是对上帝恩典的赞美;书中表现出一种以悔罪为中心的灵性经验,这看似是自我的否定,实则却是对自我的成全、真我的寻回、重新塑造(卷十二第廿八及三十八)。这是与他在《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中的论点是十分一致的,就是在书的卷八至十中,奥古斯丁提出,三一上帝的痕迹也在人的心灵中呈现,因为人是按三一上帝的形象而造,若要思想三一上帝,最好是以人的心灵作为模拟,因为人的心灵比其他事物更能反映三一上帝的形象;在卷十一至十四,奥古斯丁进一步提出,此形

① 详参: Ivor J. Davidson and Murray A. Rae (eds.), *God of Salvation: Soteriolog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Surrey: Ashgate, 2011).

象如何为罪所损,如何因基督的恩典而愈合,并又如何在三一上帝的工作中达至完美。^①换言之,奥古斯丁的三一论,并非只讲上帝在其自身是如何的三位一体,而更是包括三一上帝的经世活动,就是上帝如何按其形象而造人,而此形象虽在堕落中有所破损或玷污,但在三一上帝的拯救工作中可以得到恢复,甚至达至完美。这种对上帝的经世活动的讨论,正是假设了一种成神(deification)的观念,并且包含一种主张性善的人性论,是有助基督宗教与儒家的对话。^②正如本书也提及,奥古斯丁讲的“爱人如己”,与孔子讲的“大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奥古斯丁对“爱的秩序”的观念,在后世的神学,尤其是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中得到发扬;而如笔者也在别处提出,这种观念不单有助思考生态伦理的问题,也有助神学界参与当代学术界对利他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并且更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沟通有一定的帮助。^③

总的来说,本书对奥古斯丁的人性论,有着相当深刻的讨论,不仅有助于匡正在中国学界对奥古斯丁的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并且更有助于中国学界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作更深入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2012年11月29日

① 详参:赖品超,〈灵程上的良师益友——圣奥古斯丁〉,载赖品超导读·选读,《圣奥古斯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3),1—43页。

② 详参:赖品超,〈以道与灵塑造人性:一个不东不西的拯救论与儒耶对话〉,许志伟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32—248页。

③ 详参:Stephen Pope,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m & the Ordering of Lov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4); 赖品超、王涛,〈再思圣多玛斯的生态伦理〉,《哲学与文化》37卷11期(2010.11),155—173页;赖品超、王涛,〈从基督宗教、儒家及演化论看利他主义〉,将刊于《汉语基督教论评》。

目 录

1	序言
1	第一章 前言
2	1.1 奥古斯丁人性论的思想立场
2	1.1.1 爱智者就是爱神者
6	1.1.2 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14	1.2 选题原因与写作构思
14	1.2.1 选题原因
21	1.2.2 写作构思
30	1.3 文献综述
40	第二章 皈依前之生存体验和神学反思
41	2.1 出生背景和青春期之情感体验
41	2.1.1 出生背景与童年生活
43	2.1.2 同居生活：欲情之爱
46	2.2 体验罪与堕落：启发对人性本质的神学思考
46	2.2.1 “偷梨事件”：骄傲之本性导致滑向虚无
52	2.2.2 信仰的迷途：摩尼教徒阶段
57	2.3 体验虚无：迷茫中的反思
58	2.3.1 “挚友之死”：对“爱的秩序”的重新思考

64	2.3.2	意志分裂与无能：人性败坏之罪的见证
70	2.4	体验恩典：灵魂之觉醒
75	第三章 奥古斯丁人性论之缘起及形成	
75	3.1	奥古斯丁人性论的缘起
75	3.1.1	《圣经》神学启示：从神造起源探索人的本质
81	3.1.2	基督教早期关于人性本质的主要观点
91	3.1.3	新柏拉图主义的启发对摩尼教人性观的批判
99	3.2	奥古斯丁人性论的形成
100	3.2.1	与佩拉纠主义的争论
112	3.2.2	奥古斯丁“原罪论”辨析
124	第四章 奥古斯丁人性论的确立	
124	4.1	上帝创世和人性本质
124	4.1.1	《创世记字义》出版及意义
126	4.1.2	人性的起源
133	4.1.3	人性的本质
137	4.2	罪恶的本质及其成因
138	4.2.1	由伊壁鸠鲁的悖论说起
145	4.2.2	罪、恶的根源和出场的先后
151	4.2.3	“意志”的三种自由和人性的关系
168	第五章 “两城说”和历史中的人性救赎	
172	5.1	关于“两座城”的基本概念
178	5.2	两种欲爱和两座城

178	5.2.1 作为普遍用词的“爱”和“城”的内在联系
187	5.2.2 属天之爱与“天上之城”
194	5.2.3 悖逆之爱与“地上之城”
203	5.3 朝圣之途:从俗世走向天国
203	5.3.1 集体悖乱中的朝圣者
216	5.3.2 爱和意志的重新转向
228	5.3.3 从肉身之子到应许之子
244	第六章 奥古斯丁人性论的特点及意义
244	6.1 “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
249	6.2 爱与恩典的先在性
256	6.3 从“创世”到“审判”:一元论的神学历史观
266	6.4 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和意义
271	附录:奥古斯丁的著述和研究现状
272	附录1:著述及其分类
273	1.1 “自传”与书信
273	1.2 哲学著作
273	1.3 护教学著述及与非信仰者的论战性著作
274	1.4 反对异端的著作
277	1.5 圣经解释
278	1.6 教义与道德阐发
279	1.7 教牧神学和传道
280	附录2:主要著作及其思想的研究现状
280	2.1 《忏悔录》研究现状
283	2.2 《上帝之城》研究现状
286	2.3 “基督论”和“恩典神学”的研究

288 2012 年后记

292 2013 年后记

296 参考文献

296 一、英文

296 1.1 奥古斯丁作品的翻译

298 1.2 奥古斯丁的研究资料

301 二、中文

301 2.1 奥古斯丁著作的翻译

302 2.2 奥古斯丁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译著

303 2.3 研究论文

305 2.4 其他著作

第一章 前言

对于爱思考的人，“人是什么”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的来源、他的去处、他在宇宙秩序中的身份和地位，等等，纠缠着一个个古往今来求索者的大脑。哲学家们常常竭思冥想，然而对此的每一个断言，若加以分析，似乎都包含着矛盾，因此，说“人总是他自己的一个最为烦恼的问题”^①并非言过其实。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何谓善？何谓恶？评判善、恶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基督教强调“神爱世人”，可世间为何有诸般罪恶与苦难？为何善人要与恶人一道受难？一切被必然性决定，还是存在自由意志？面对诸多的终极性问题，渺小的我宿命般地走了进来。不要说我自不量力，我来是要寻找、寻找伟大的思想。

这位伟大的思想者就是圣奥古斯丁。作为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拥有强烈的使命感，即：护教和捍卫上帝的恩典，因而他的所有理论几乎都是围绕着“爱与恩典先在”的原则展开的，这一原则与其“一元神学史观”^②统一一致，渗透、弥漫和贯穿于他所有作品。在奥古斯丁这里，“历史”被设定成是一种超历史的“神意”安排，是有意的、预定的、有目的运动展示；“神意”被设定为“善”，历史是善意的安排、善意的运动。因此，“神意”即为爱与恩典，历史是神的作品，是神播撒爱与恩典的场所；同样，人也是神的作品，神的爱与恩典必须通过人在历史中的具体活动和“表演”才能体现。历史是

①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成穷、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上卷，1页。

② 参见本书6.3。

上帝实现其对人救赎的场所,人性在历史中的救赎的过程,就是上帝爱与恩典展示的过程。^①于是,作为受造物的人,爱上帝不仅是人性获得救赎的根本条件,同时也是其全部思想理论的立论基础。

1.1 奥古斯丁人性论的思想立场

1.1.1 爱智者就是爱神者

奥古斯丁在论述及思考其神学问题时,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即,“真正的爱智者就是爱神者”,^②同时,这一基本立场也贯穿于其对人性论问题的探讨和论述。在他看来,上帝作为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就是智慧本身和真理的源泉,因为《圣经》说:“一切智慧皆来自耶和華”,^③作为爱智者的哲学家,应该侍奉和爱唯一的主上帝。于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被明确而严格地划分成为两个不同的境界和层面,上帝作为全知全能全善的创造者,理应就是全部智慧的源泉。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卷八,讨论自然神学及其和柏拉图主义的关系时,专门论述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说智慧就是上帝,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就象神圣的权威和真理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真正的爱智者就是爱上帝者。”^④这里,明确提出哲学家的定义就是“爱神”,“爱神”即为爱智慧(amorem sapientiae)。然而,在奥古斯丁看来,虽然爱智慧这个名字,指的是“爱上帝”这个事实,但并非所有享受“爱智慧”光荣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哲学家们,都能名符其实,因为那些冠名为哲学家的人未必都是真正智慧的热爱者。奥古斯丁认为对智慧的寻求(studium sapientia)包括两方面:行动和思考。行动的部分与生活(agenda vitam)相关,那就是立德;而思考的部分与考察自然的原因和最纯粹的真理相关。而柏拉图在奥古斯丁眼里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把两者结合了起来,使哲学

① 鉴于中文文字表达上的顺畅和方便,凡笔者在文中涉及的“神”与“上帝”都为同一位格。

② 参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II,1。

③ 《便西拉智训》,1:1。

④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II,1。

达到了完美。^① 在哲学家中,奥古斯丁一向推崇柏拉图,他说:“柏拉图之所以值得赞美,在于他把两者结合起来,使哲学达到了完美。他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道德哲学,主要涉及行动;另外是自然哲学,与思考相关;第三是推理(rationallem)哲学,在于区分真假。^② 最后这一种对于行动和思考都很重要,不过,主要是思考的哲学,把对真理的探讨作为自己的领域。”^③ 总之,在奥古斯丁看来,爱上帝原本就是哲学家的本份,也只有通过爱才能使两个截然不等的境界发生连接和沟通。

奥古斯丁对柏拉图哲学认可的同时也表明了对古典哲学道统的理解和批判,他和柏拉图哲学的渊源在于,他认可了柏拉图哲学和摩西思想之间的关系,首先,柏拉图主义的自然哲学,实际上是承认了创造一切事物的是上帝,上帝是最高的形式,本身不是由任何其他事物造出来的,因为上帝是不变的永恒的“自存者”,而一切其他的存在(形式)是可感和可变的存在,两者之间是通过心灵的眼睛,即内在的理智(奥古斯丁认为“内在的理智”来自不变的创造者,是可变的)来沟通^④,这一点和《圣经》所说极为相似。奥古斯丁说,柏拉图主义看到身体和心灵可以具有或大或小的形式,如果它们完全缺乏形式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他们认为必定存在着某个“最初的形式”,它是不变的,也无法对它作程度上的比较,他们极为肯定地相信它就是事物的“第一因”,它本身不是被造的,但一切事物都是由它创造出来的。接着他用《罗马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心灵

① 奥古斯丁认为苏格拉底长于行动,毕达哥拉斯长于思考,极尽理智所能达到的程度,柏拉图则结合了这两点。

② 柏拉图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三者,这种三分法最早见于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的残篇,1;引用于塞克图斯·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反学究》(Adversus Mathematicos),7:16;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II,4,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吴飞译注释21。

③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II,4。

④ 存在—生命—理智这三者的关系,是柏拉图主义中的重要主题,见柏拉图《智者篇》248c,奥古斯丁涉及了柏拉图的这三点,来说明与摩西思想的联系。参见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VIII,注释22、29。

的眼睛对两者的理解：“神本身把可以由此认识的神的事情显现在人心里，尽管创造一切可见的、暂时的事物的神是不可见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不可见的，但是通过被造之物就可以看见和理解神。”（参阅 1：19—20）^①其次，柏拉图主义的逻辑学或理性哲学（rational philosophy）方面优于其他哲学家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可以推论出“我们赖以了解一切事物的心灵之光就是自身同一的上帝，一切事物都是由他创造出来的”。^②；第三，柏拉图在道德哲学方面更是居于其他哲学家之首，因为他们把人对至善和幸福的追求归结为对上帝的热爱和享受。奥古斯丁指出：“柏拉图断言最高的善就是按照美德去生活也就够了，^③他认为只有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的人才能这样做，才能模仿上帝，这是幸福的唯一原因。他并不怀疑，爱智（philosophari）就是爱上帝，而上帝的自然是超物质的。他们认为，追求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当他开始享受上帝时，就是幸福的。”^④如果人爱上了上帝之外其他的人和物，那就不可能达到至福和至善，那种人是找错了方向因而是可怜的。因此，在奥古斯丁看来，柏拉图毫无疑问地认为，真正的、最高的善就是上帝，他希望哲学家成为热爱上帝的人，因为哲学指向幸福生活，爱上帝的有人在享受上帝时就有福了。^⑤

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认为柏拉图哲学超越其他任何哲学，并推崇之的原因，因为它更接近基督信仰的真理。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有一段描述，写到他在读到柏拉图派书籍时感到的兴奋，且这兴奋在他心中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奥古斯丁没有读到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这一点令其失望，同时也是两者的根

① 《罗马书》1：19—20 原文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之城》，VIII，10。

②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II，7。

③ 译文注释：参阅柏拉图：《高尔吉亚》，470D，508B。

④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II，8。

⑤ 参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VIII，8。

本区别。^①事实上,奥古斯丁对柏拉图的思想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批判,他的批判完全集中于柏拉图宗教中的多神论,以及对基督降世的忽略或者说不理解,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柏拉图主义走上了多神崇拜的谬误之路,同时也反映了希腊哲学中理智主义的局限性,表现为对认知上的独断论,“自负”和“骄傲”是独断论的基本特征,在奥古斯丁看来,这是信仰主义的大敌。奥古斯丁对希腊哲学既有批判也有吸收,一方面理性思辨对于证明基督教神学的合理性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极端的理智主义,不仅是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同时会导致人的求知从自负进而走入怀疑。即使“在柏拉图那里,也存在着一种欲求至善知识又担心不能达到的内在紧张:如果他本人不能成为‘哲学王’,而又没有神的指点,那么,他全部的追求必然陷于绝望”。^②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崇拜诸神、乃至精灵。奥古斯丁反复列举事实说明,多神崇拜的危害,一方面,将导致对基督教信仰的否定,进而导致对“神圣恩典”的否认;另一方面,各种怀疑论思潮的泛滥,将导致任何确定性的存在,对奥古斯丁来说,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类的存在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人类处于“匮乏”状态,因此,更加需要一种确定性,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怀疑论将导致从根本上取消对至善上帝的“信仰”。因此,奥古斯丁对柏拉图宗教多神崇拜的批判,意味着很多,首先,是为了解决希腊知识论的困境,即自负与怀疑,而这一点,也是人类最初犯罪的原因;^③其次,在他看来,希腊知识之所以深陷于其中,原因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到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人的理论理性与人的信仰世界严重断裂;最后,他批判的目的,即主要的意图,在于

① 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七(第九章,第二十及二十一章)。

② 张荣:《神圣的呼唤——奥古斯丁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79页。

③ 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始祖之所以违逆上帝的禁令,主要是在于他对上帝的信仰失去信心和希望,他渴望从自身处获得存在的力量,也就是说,他相信自己、爱自己胜于上帝。因此,魔鬼的诱惑只是外因,内因是自负和骄傲,是根本的原因,也是原罪的原因。

建立一种信仰的世界观,即在信仰之路上寻求人的确定性和归宿,试图以此来弥合理性与信念世界的断裂。人类只有正确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坚定对上帝的信念,希腊的知识论才会有更为坚实的根基,人才会成为既有理智而又不失其确定感的存在整体,这样,人才能安身立命。

总之,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爱智者,必须超越传统的理性主义。基于人性的“匮乏”,人凭自己的知识是不可能达到拯救,传统的理性主义不仅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与安宁,反而会使人陷于更大的困惑。理性只有服务于信仰,以信仰为前提,理性才有立足点,人类的确定性只能来自于这二者的结合。

1.1.2 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所有人都追求有福的生命,但不是所有愿意的人都能够有福,关键是在哪条道上去追求,错误的道只能导致离开幸福的目标越走越远。奥古斯丁指出,“任何人一旦不遵循那引到有福生命之道,虽然他说他所愿的只是福,他还是错了。”^①错误是由于我们在追求一个并不能引我们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之目标而来的。一个人在生命之道上愈是错误,就与他所追求的有福生命之目标越远,原因是他远离了真理,而远离真理使他变得愚痴,从而在背离真理的路上越走越远,难以回返。在奥古斯丁看来,惟有神才是真理的源泉,祂既是至善,也是至福的源泉。

那么,人如何寻求至善、至福、回归真理呢?在奥古斯丁看来:惟有依凭信仰,信仰是人与神之间的纽带。关于信仰的内容,和柏拉图宗教截然不同,奥古斯丁是站在神学目的论的角度来阐述的。他认为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物,必须要学会区分并处理两类我们在世界上相遇的事物,一类是理性知识能及之物,另一类是信仰所指之物。前者被奥古斯丁看作为“使用之物”,后者为“享受之物”。

^① 奥古斯丁:《恩典与自由》,奥古斯丁著作翻译小组译,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7页。

我们存在所需的一切物质的东西、即世俗之物，甚至是我们的理性知识和能力，都是为抵达至高之善服务的，是手段而非目的，因而是“使用之物”；至于“享受之物”，当奥古斯丁谈到之时，他是完全地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讲论信仰的内容，他并不关注有无哲学理性的推理。他说：“真正的享受对象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是同一个存在，至高无上的，同时又是一切爱他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就他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万物之因来说——事实上，就算他是万物之因，也同样如此。因为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来表达如此卓越、超绝的存在，实在不太容易，最好的表述方法只能是这样：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罗马书》，11:36）的三位一体真神。因而，圣父、圣子和圣灵，分开来说，各自本身都是神，但同时他们是同一位神；他们各自都是完全的本质（substance），同时又是同一个实体（one substance）。”^①由于上帝是不可言说的，也就是说，对于超越人类语言的范畴的那一位来说，我们一切所能够言说的都没有意义。只有上帝的智慧赋予人生一切事物以合理性，它是通过上帝的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以建立上帝与人之间的纽带来实现的。世人愚昧，于是，神屈尊而使自已显明给那些内在视觉软弱、暗淡的人的肉眼。奥古斯丁用《圣经》作证：“‘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书》，1:21）。之所以说他来到我们面前，不是指他穿越空间，而是因为他以血肉之躯的形式向世人显现出来。”^②，那“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10）……神的道也是这样，本性毫无改变，却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③奥古斯丁要说明的是，上帝的不可见和不可言说之道，是籍着耶稣，显明于我们，并指明了一条通往至善之路，上帝依靠他（耶稣）引领我们回家，信仰是踏上回

① 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1,5:5。

② 同上书，1,12:11—12。

③ 同上书，1,13:12。